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書五

答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

國家圖書館藏

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躰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執甚焉其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其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非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儇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孔子故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尔聞文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二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篤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弃之乎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學當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皆嫉矣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蓋比管仲正顯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敢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尔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学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輙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其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雝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戍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當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故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人為災異周十月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其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録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闡奥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禾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汩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禀奉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奥者必得其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墉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李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尊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覽明不以僭瀆為罪則萬幸甚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雜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累之厚一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為會計訂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

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太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而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是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亦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間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為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

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殺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

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蠱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匜室然樽櫨店樸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凡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録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修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藁即附上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録字說亦有必論者然此事不易為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絶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毁僅存一

二語録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兹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晓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欲曲當録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統但未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歸申二將平之今已無事敝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須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生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録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録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迹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惱惱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柰何柰何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酬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冀尽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祝

其十四

語録予才所寄已到方方編集諸公所録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戾處方就俟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辰守書伏審旅寓台侯萬福欣慰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刼縣道略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能為也又傳虔寇陳曙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甫敝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保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往更俟淅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淅帥尚在領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云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柰何在伯紀尤可慮也梁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其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在四川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勸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頓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之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為罔民之具以資裒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其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書六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處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刼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要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炎暑尚熾愛切對時珍齋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增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付下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及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友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亾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大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逆道廢矣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友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惚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毋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横渠水漚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其詳具於荅吕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

閔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虢王邕等鞫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佞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雯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友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爲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變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太侯勿勿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爲慰范元長其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友煩爲道區區嚮往之意

答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哉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爲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友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辟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反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答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若殷不以告楊子湍水之問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尚乎把柳之說也其論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矣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矣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爾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意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棘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荅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紬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令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昆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遣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騎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

[illegible]行恐常潤之人未得真秘而有也世事如此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嗇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其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昂鏤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昂鏤陷穽於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昂鏤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昂鏤陷穽則人孰為不善耶若

夫格物而知至則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愛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能行哉[知能行哉]知[知]行[行]一[一][夫]道[道]有[有]堯[堯]舜[舜]之[之]道[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之道之所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譏罪之特未爲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

皆以垂脚幞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著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移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壘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

振佇聞鳳鳴副此顒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撫摩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實以衰病顯然力不能彊憖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顧簡去浮文為幸邇來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雯希以時珍畫以膺峻擢

其四

蓋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昆陵苦多雨麥頗稔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明所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為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明友不知何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答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殷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閔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

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左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昂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為時自愛以副人望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得喪回慝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況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羣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歎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上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輙及之歎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趍四明歎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為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木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踞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虞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為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近聞宣城寇盜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民慎衛區區頌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聞退舍福唐日徯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王瓚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每一念之寢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三

其去歲夏初還至敝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生諸公但爲遁逃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若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輩身爲禁徒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闔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須不一恐別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肅殺之責非公[illegible]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荊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一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爲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奧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僻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為凶寇棄毀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照亮

答李叔易

聞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閭陬下州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

至截留稅數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刻剥民膚膻官吏殘賊布滿州縣皆歇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贓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鼎帥進兵討楊公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罷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兄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覲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協相福履增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衂車駕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又聞欲上雲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而錢塘蘇秀為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燮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大歉恐不能支敵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為生而州縣匱乏俸廩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柰何其避賊四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逮伏審邇辰台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荷愛厚必故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甌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中將駐兵福唐即時討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地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下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為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閫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焚劫蕩盡無子遺而將樂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訴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已行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梁兼濟

榷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榷法自祖宗以来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户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户經由朝廷献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户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户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榷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禄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紜於人户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榷之又榷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争其不可甚善然罷榷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塩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塩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榷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歲計不贍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彊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蕪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剝膚椎髓無以共也

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户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婺不恤緒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
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
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
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故楚
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
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
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
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
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
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孽也又聞池饒尚有
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
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
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
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柰何
柰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
亭則建城逼矣柰何敝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為用耶鄉中去歲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甚自省事以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都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馭不至自擾也其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之惟實見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比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寬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觖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則凶燄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閑居不當借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而

輒以免聞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定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若照伏蒙哀慎衛某辱蒙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嘆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碩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銜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為貧亦聖人不免偎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廩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益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縣鶉復何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甕寄鷦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埃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忝選調補吏椽曹來游會府之英躐輙去衡門之陋處惟思竊食何路進身欲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林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

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非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狥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敲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爲于謀在上者以旁搜爲未事公論一發謂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疎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安窺聖賢之遺學麾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寧堪待用已絶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虛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修駑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泠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追敵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揚倫言榮外朝籍恭惟某官懿文炳碩德中
含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皇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綏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覿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廢歸絶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
竊念某職昧趨時仕惟爲禄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
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
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冊青
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弁容輙取
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群
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疎遠致
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鷦鷯何
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
爰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壼前陳頓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
嘗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未惟出處
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未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
可羞汝韜光晦迹者棄岩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為已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為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俞端前鋒駑乘何能幸嘗驂公驥尾天也可到終有待於鵠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弁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
淵懿蘊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
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
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
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綬龍章行膺於異
數頃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
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號
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
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家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覿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究

十七代孫載逵督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黄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蕪草蕪石闢地為畫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美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篇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所用貨之生生轉而易業皆十嘗六七此與遷夫販夫牛馬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畫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畫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氷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欲以引年甚者鑒冊化金餌之沈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illegible]仙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祈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乎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絶俗直翅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爲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　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燕謙竊國柄橋拯先烈枯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　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大處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世而同轍也靖康中　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伏鄭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杰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耡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折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塹中以身扞之幾威頂而不悔則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蓍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棄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各聖師無瞻依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既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士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斂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丁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矣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肆業於其中者既其文茹其實亦得而躬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搖簦倏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頹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户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緩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於窮山絶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奇絶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遯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所寓哉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輖軏以志為御以古聖賢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貴風之馬鄭女曼姬扶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柅輪于椒丘鄉列昂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醨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圬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沭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環備絶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醂豢富貴之供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

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爲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皆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為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擣于東南之隅是邑人而求暇葺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始為之還宮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為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巖股以待往來之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為之記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　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之間幽崖塞磴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来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羹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蜒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眩瞀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雖皆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涖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昂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茀不冶畜豕之所游䶮狸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鶚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殼觳而受變於物歟予謷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閾之外則不能瞬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閣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晉滕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闚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鶚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異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墜嵩也惡覩其異哉盖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藴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轂觫而受變乎亦陋子之自梏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頗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更四代而康始繼之樓佛之廬未完者十二而濡風剝二閣蔽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久矣計其壞材堅甓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爲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爲我記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煒燿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序虛明溪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

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
艫相銜而輻相轢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東
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
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
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比年以來
歲屢不登編户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廉師乃能
於薦饑之時巢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
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爲之書

白雲菴記

陳昭與州之過絲而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
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
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顧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菴之
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幹之勁豈易勝

哉公獨見義必為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及猶今之覩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軒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荼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為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取計蓋未知有亾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攖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郭郛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果蓏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率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始十餘年無繼之者上廟堂穿風雨弗庇崇寧一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晬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槃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焉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

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羊數刀而不為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為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意其頹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工莅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毗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又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為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幇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羅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内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内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擄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甓以爲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爲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垝

垣廢址踐為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緒條紀律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為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

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